

著者 奧·伏·斯利尤
絞索勒着脖子時子的報告

譯 逸 遼 劉
行發店書華光

後村

絞索勒着脖子時的報告

著者 尤利斯·伏契克
譯者 劉遠

出版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各地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GIAUSUO LEZHBOZ
SHY DE BAUGAU

一九四八年七月在紐木斯印過
東北版·初版發行三千冊

H No. 134. 0001—3,000

#17625

#2000

62.2
674

目次

不朽的著作（代序）·····

作者夫人序言·····

開場白·····

第一章 二十四小時·····

第二章 死·····

第三章 二六七號牢房·····

第四章 四〇〇號·····

第五章 人與木偶——之一·····

第六章 一九四二年的戒嚴·····

第七章 人與木偶——之二·····

第八章 歷史的一頁·····



不朽的著作 (代序)

魏金枝

尤利斯·伏契克的「獄中日記」不能單看作文學現象。甚至不僅是尖銳的政治文件。它的意義是更為廣泛的。

當你讀這薄薄的一小本書的時候，你會感覺到它的偉大是隨着你所讀的每一行逐漸增長起來，直讀到最後幾句：「人們，我是愛你們的，提高你們的警惕性吧！」這時它的偉大已不是人的意識所能限量的了。

這本報告文學的作者命運是悲劇的，而同時又是光輝燦爛的。其所以是悲劇的，因為他體驗了難以想像的特務拷問室的恐怖。其所以是光輝燦爛的，因為他在獄中所寫的書在他死後仍繼續放射着對自己事業正確性的鮮明光芒，放射着精神的純潔和力量的鮮明光芒。

這不僅是一本描寫豐功偉業的書，而且這本書的本身就是豐功偉業。在那樣恐怖的地方寫出這樣明確的、堅信的和令人振奮的書，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種偉大的功績了。在「新世界」雜誌中，翻譯家巴爾哈士在其序言中寫得很對：「我們不唯有理由稱伏契克的日記為遺作，而且可以稱為不朽之作。」

在所有被希特勒匪徒暫時佔領的國家裡，可以看見同一的特徵的和自然現象：共產黨員是反法西斯的最勇敢的戰士，是反抗的領導者和積極份子。在法國就是這樣的：那兒的共產黨被稱為「槍殺無赦的黨」，那兒共產黨員加波利艾里·彼利唱着「馬賽曲」在德國的自動步槍槍口下站起身來。在捷克斯拉夫也是這樣。

我們蘇維埃人的意識形態是與共產主義不調和的，我們不能不為之自豪，在這些可怕的年份裡，在西歐，以至在全世界表現得最英勇，最能博得人們敬重的正是那些跟我們的精神相近的人們；我們不能不自豪共產黨員伏契克的著作為捷克全國人民所家喻戶曉，而他本人則被尊為民族英雄。

伏契克沒有活到勝利的一天。他於一九四三年被希特勒匪徒處死。如果說伏契克本人能够被監獄的四堵牆壁囚禁着的話，那末他的不屈的精神是不能被鎖鎖着的。他在各處都存在着，看見了一切，他也看見了未來——看得是這麼清楚！就好像他真的活到未來。即將到來的勝利在這篇報告的每一行中都無形地存在着。

環境的稀有巧合，把活着的伏契克的聲音傳到我們的耳朵裡。在沒有把他送到德國判決和處死前，德國人把伏契克拘留在布拉格的監獄羅克拉克一年多。他們覺得他知道得很多，還希望從他口裡拷問出有用的情報。當他們明白這是不會成功的時候，才把他處死。羅克拉克監獄不僅給予伏契克以大部分寫作材料，而且也正是在這兒他意外地得到了寫作的可能性。一九四三年春天，一個知道伏契克是新聞記者和作家的獄中監視人，供給他紙和鉛筆，然後把寫好的紙張帶出

去翻起來。德國投降後，伏契克的妻子由集中營裡被解放出來，她把這些紙張搜集一塊加以整理，出版了她丈夫的最後的著作。

伏契克的日記有幾頁是專為記述這個幫助他在獄中寫作的勇敢的人而寫的。這個人到獄中服務是有計劃的；為的能够幫助犯人，負責他們跟外面的聯系，拯救那些有可能拯救的人們，緩和那些已經不能拯救的人們的運命。

伏契克這篇報告是名符其實地在「絞索勒着脖子」的時候寫成的。最後幾頁是在臨刑前三個月寫成的。然而這却是一本多末樂觀的，而且（聽起來似乎使人覺得奇怪）歡樂的書啊！死並不是輕快的事情。伏契克所寫的完全沒有裝腔作勢的地方：在他的報告中既沒有絲毫誇張的狡黠，也不是像那些痛苦的超脫者似的看待死。前者說明他是個聰明的人，後者說明他的精神的堅定。

他愛生活，愛人類，這幫助他不怕死。他看見遙遠的未來，勝利的必然，他是看得這樣清楚，甚至在絞索已經勒緊他的脖子的時候，他仍為勝利而狂歡。

「我愛生活，並且為着它的愛而去戰死。我愛你們，人們，當你們也以同樣的愛回答我的時候，我是幸福的。當你們不了解我的時候，我是難過的……不要憐憫我吧。我為歡樂而生，為歡樂而死，在我的墳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兒是不公正的。」

然而伏契克的墳墓是沒有的。做他的紀念碑的不是悲哀的安琪兒，而是這些用鉛筆寫成的，託獄中監視人克羅斯基傳遞出來的，凡是讀過它的人都不能忘記的手稿。

這個報告人在臨刑前告訴了我們什麼呢？他給我們講羅克拉克監獄；講使僑斯政蓋德利赫被刺後戒嚴時期的恐怖的白天和夜晚；他給我們描繪大寫人們的形象；描繪那些剛走上做人道路的人們；他描寫監獄的生活和回憶被捕前的工作；他思索着，說明他的思緒，幻想着；他痛苦，同時他也歡樂，但沒有一個地方，沒有一個字眼是使人感到灰心喪氣的。幽默的感覺甚至在最艱巨的時刻都沒有離開他。

讓我們看看逮捕的場面吧。爲了怕引起互相射擊而犧牲了朋友，他自己迎着劍子手走了出來。

「我思索了兩秒鐘，或者三秒鐘吧？」

如果我射擊，我什麼都救不了，除了使我一個人免得受拷打，然而却白犧牲了五個同志的生命。不是這樣嗎？當然是這樣。

於是決定了。

我從躲藏的地方走出來。

——啊，還有一個！

黑臉打了第一下。這樣的一擊是可以立即致人死命的。

——舉起手來！

第二下。第三下。

這是我早就料到的。」

這最後一句台詞的尖刻諷刺是很有意義的。是的，他並沒有存着任何幻想，他明知道等待着他的什麼。

不論因得不到口供而狂怒的特務施予伏契克的拷問是怎樣可怕，可是當你讀那些鮮血斑斑的篇頁時，你並不覺得可怕。他——這本書的主人公和作者——遮掩着拷問室的恐怖圖景。他微笑着，時時引人家笑，讀者便也會情不自禁地報以微笑。

把遍體鱗傷的伏契克用担架抬出監獄，以使用汽車運了去受審。「這趟在布拉格街上的兜風是挺好玩的：可以裝得下三十個犯人的五噸重的大卡車，為了一個犯人耗費着汽油，四個帶手槍的SS隊員怒目四射，守護着一個已經失掉知覺的身體，為的怕他跑掉。」

然而一般說來，伏契克很少寫自己。同時這不是一本順序的編年的小說。

「我在臘克拉采所能逗留的時間是短促的，——伏契克寫道，——時間已不允許我給予這個報告以應有的形式。我應當寫得更簡潔。與其使我的報告成為時代的證據，不如使它成為人的證據。我想這是重要的。」

使人不由得想把伏契克這本書的全部都引證到這兒。我們不預備把伏契克所描寫的所有的人物都例舉出來。複述這本書是不可能的。

讓我們看看伏契克這本書的主旨吧：

「我請求一件事：不要忘記！不要忘記善人和惡人。耐心地搜集那些爲着自己和爲着你們而犧牲了的人們的證據。現在將要成爲過去。大們談論偉大的時代和談論創造歷史的無名英雄的一天一定到來。你們切記：沒有名字的英雄是沒有的，有許多人，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面貌，自己的幻想和希望，而且其中任何一個最不著名的人的痛苦也不比那些在歷史上有名的人的痛苦爲少。我願他們每個人永遠都使你們覺得可親。成千的英雄們犧牲了。你們那怕摯愛其中一個吧，像摯愛親生的兒子，親生的女兒一樣，爲他而驕傲吧，像爲一個爲着未來而生活過的偉人而驕傲一樣。」

不僅是「絞索勒着脖子時的報告」的內容的偉大力量給讀者以深刻的印象，尤其使讀者嘆賞不置的是這本書是以真正的文學才華寫成的。甚至在監獄裡天才仍沒有離開伏契克。天才之所以沒有離開他，因爲伏契克本人便是「爲着未來而生活的」。我們不會忘記的。忘記是不可能的。伏契克這本書應當廣泛流傳。從這篇「報告」的每一行里向我們注視着的熱情而無畏的共產主義者的形象，將要作爲英勇和忠於信仰的榜樣。青年人一定會熱愛他的。

作者夫人序言

在拉紋斯布留克集中營裡，我由同志們口中得知我的丈夫尤留斯·伏契克於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柏林納粹法庭上判決死刑。但他以後的命運如何？回答我這一問題的只有從集中營四周的高牆折返的回聲而已。

一九四五年五月，希特勒德國失敗後，法西斯還未來得及磨礱或者殺死的被監禁者從牢獄裡和集中營裡釋放出來了。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回到解放的祖國，立刻開始查問我的丈夫，像數十萬其他的人一樣，他們尋找了並且繼續尋找着在德國佔領者的拷問室裡受盡苦難的丈夫、妻子、兒女、父親、母親。

我探聽出，判決後又經過兩個星期，在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尤留斯·伏契克在柏林被處死。

我又探聽出，當尤留斯·伏契克在庫克拉采獄中曾經寫作。這種可能性是監獄看守 A·克靈斯基給予他的；A·克靈斯基將紙和鉛筆帶到牢獄房裡，然後又把寫滿字跡的紙張秘密帶出去。我找到了這位監獄看守。我逐漸地搜集了尤留斯·伏契克的獄中日記。寫滿字跡的和號有頁

費的原稿是藏在各處和在好些人手中的，我把它們整理好，並介紹給讀者。這是尤留斯·伏契克最後的作品。

——古絲姐·伏契克

開場白

坐着，身子緊張地挺得筆直，兩手支持着膝蓋，凝然不動的視線盯着彼特柴克宮的拷問室發黃的牆壁，——這對於思索完全談不上是一個最方便的姿勢。但能讓思想也筆直地坐着不動嗎？

某人於某時——何時與何人，我現在已記不清了，——曾經把彼得柴克宮里面的拷問室叫做電影院。漂亮的比方。寬敞的房舍，六排長凳子，在凳子上凝然不動的人們，在他們面前是銀幕似的赤裸裸的牆壁。世界上所有的電影製片廠所拍照的影片都沒有從等待着新的審問、新的磨難和死的人們的眼睛中向這牆壁上放映的影片那末多。完整的傳記和極其細微的插曲，描述母親，描述妻子，描述破毀的家，描述毀滅的生活之影片，描述緊毅的同志和描述叛變，描述最後傳遞的傳單，描述從新流的血，描述含有感激的緊緊的握手之影片，——充滿了恐懼和決心，憎與愛，痛苦與希望的影片。與生活隔絕的每個人在這里每天眼睜睜的死去。但不是每個人都能重獲新生。

我在這里數百次地看見了描述自己的影片，看見了影片的數千件細節。我試着講述它。如果個子手在我寫完故事之前拉緊我脖頸上的繩結，那末會有數百萬人們留在世上，他們會續完幸福

的結局。

一九四三年春曾於羅克拉采納務監軍中。

第一章 二十四小時

欠五十分點。一九四二年四月廿四日，一個美妙的和暖的春天晚上。

我趕快走，由我所裝扮的那位儀表堂堂的，派頭嚴正的，微微跛腿的先生儘可能快走，爲的大門在夜間未上鎖以前趕到葉利涅克家里，我的「副官」米列克在那兒等着我。我知道，這一次他不會通知我什麼重要的事情，我也沒有什麼可告訴他的，但不去赴約會，這是會引起驚慌的，主要的，我不願意讓可親可愛的葉利涅克家人的招待落一場空。

等待我的人們高興地請我吃一杯茶。米列克早已來了，同他一塊來的有福里德夫婦。

——又是不慎重。同志們，能看見你們是使我高興的，但不是這樣，不是這樣大夥一堆兒。這是到監牢和到死亡的一條直路。不是遵守秘密工作的規則就是扔開工作不做，兩者必需擇其一，不然你們就會自己受到危險並且連累到別人。懺嗎？

——懺得。

——你們給我帶來了什麼？

——五月號的「魯德·普拉瓦」。

——好極了。你怎麼樣，米列克？

——要談的不多。沒有新消息。工作進行得很好……

——好的。就這樣吧。五一節後我們再見。我來通知。再見！

——再來一杯茶？

——不，不，葉利涅克小姐，我們人太多了。

——僅僅一杯茶，我請求您。

蒸氣從杯中的熱茶上升着。

鈴響。

現在，夜里，這能是誰呢？

這不是有耐心的客人們。在蔽門。

——開門！警察！

——快開窗戶，你們逃命！我有手槍，我阻住他們！

晚了！手持手槍的特務已經站在窗戶下面了。特務扭斷大門樞紐，進入厨房里，然後進入房間。一個，兩個，三個……九個人。他們沒有看見我：我站在敞開的門後牆角處，在他們的背後。我可以從這兒射擊。但九隻手槍指着赤手空拳的兩個女人和三個男人。如果我射擊，他們首先被打死。如果我用手槍自殺，他們仍然不免要做所引起互射的犧牲品。如果我不射擊，他們在獄中坐上一年半載，到起義的時候，他們便得解放。只有米列克和我沒有救星，他們一定折磨

我們……從我口中是什麼都得不到的，而從來列支口中呢？……這個人曾在西班牙戰鬥過，在法國集中營中呆過兩年，大戰期間由法國秘密逃跑到布拉格，——不，這種人是不會出賣的。我思索了兩秒鐘，或者三秒鐘吧？

如果我射擊，我什麼都救不了，除了使我一個人免得受拷打，然而五個同志却因此白白毀滅了。不是這樣嗎？當然是這樣。

我由躲藏的地方走出來。

——啊，還有一個！

照險打了第一下。這樣的一擊是可以立即致人死命的。

——舉起手來！

第二下。第三下。

這是我早就料到的。

擺設得標準的房間變為打翻的家具和各樣毀壞物件的堆積。

又是拳打腳踢。

——開步走！

推上汽車。手槍總是對準着我。途中開始了審問：

——你是什麼人？

——我是教員高拉克。

——胡說！

——我聳聳肩頭。

——你說，不然我就槍斃！

——您槍斃吧！

用拳頭擊打代替了射擊。

我們由電車旁經過。電車上彷彿裝飾着白色的花樣。這是怎麼回事呢？難道是結綳的電車？現在深更半夜裡？一定是我開始了夢幻。

彼特柴克宮。我覺得我不能活潑進到那裡面去了。幾乎是跑着上到第四層樓。啊哈！原來這兒就是有名的，專管共產黨員的II——A——I科，這一定是頗饒興味的。

領導圍捕的那個細長精瘦的特務把手槍放進皮囊裡，領我走進辦公室。他請我抽一枝香烟。

——你是誰？

——我是教員高拉克。

——胡說！

他手上的手錶指着十一點。

——搜身！

開始搜身，衣服從我身上剝下來。

——他有身份證明書！